



父亲的红五月

□刘茂平

五月的阳光有魔力，一夜间坡上的麦子齐刷刷黄了。麦穗在热浪中摇曳，墨绿色的玉米苗镶嵌其间，像一块块黄绿相间的地毯铺满山堡。布谷鸟没完没了地啼叫，催促“阿公阿婆，割麦插禾”。父亲的红五月，承载着太多对自然、劳动、土地敬畏的记忆与乡愁。

一

山顶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出一条大风暴雨的消息，山村顿时紧张起来，父亲也坐立不安。一场风暴能毁掉麦穗，甚至颗粒无收。“赶紧抢收！”父亲边说边收拾镰刀、纤担、箩筐、捆麦用的竹篾。天刚蒙蒙亮，全家人就下地了。坡上，吆喝声、脚步声、割麦声回荡在晨光里。老家是丘陵山地，收麦全靠一双手、一把镰、一副肩。

“唰……唰……”左手揽麦，右手挥镰，一窝麦子割倒，顺势码在身后。汗珠从额头滚下来，流进眼角、嘴角，浸湿的衣服贴在背上被阳光烤得发烫，手上、脸颊上麦芒划出的细口子又痒又疼。父亲割着麦子，不时抬头望一望天空。“云行南，水连天。”他默记祖辈传下来的谚语，没有时间歇稍，暴风雨真的要来了。他将麦把子收拢，用竹篾勒紧，膝盖顶住用力一收，麦捆扎得牢实。捆好麦捆，父亲把纤担穿进麦捆，顺势将麦捆挑回家，堆放在腾空的屋里和屋檐下。

日头偏西，起风了，地里的麦子还没有挑完，父亲一刻也不停歇。天边出现一道道闪电，隐约传来雷声。来不及吃晚饭，父亲挑着麦捆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就这样忙到半夜，麦子全部挑回来了。

二

雨下了大半夜，浑浊的雨水在山沟小溪欢快地流淌，多么金贵的雨水，不能白白流走。庄稼人不敢歇脚，那些“望天田”“高垆田”都是靠天吃饭呀。

牛喂饱，父亲早早起身，肩扛犁头，牵着牛来到田里。山腰里的田碎小，依山势而造，随弯就弯，全靠牛犁。牛低着头，鼻息喷着粗气，一步一步拽着犁铧往泥里扎。父亲攥紧犁把，身子前倾，跟着牛步稳稳发力。田小弯多，使牛、挪犁、转向，动作麻利又熟练，犁沟顺着山势弯弯曲曲

曲，却犁得深浅均匀，翻起的泥带着潮湿的土腥味。中午，母亲背着青草，手里提着盛饭的竹篮来到田坎上，田边，牛吃着青草，父亲喝着稀饭。

如果雨水不够，还要搬来抽水机从溪沟抽水灌溉。一块细长的田坎要反复犁三四遍，犁完，父亲用双脚踩实田坎，确保田坎不漏水。犁过的田坎高低不平，踩完田坎接着耙田，父亲把犁头拉上田坎，换上犁耙，双脚踩稳，一手牵绳，一手扶着耙柄。牛往前拉，耙齿碾过田泥，泥水涌着浪花，碎泥从耙齿间漏下来，越耙越细，越耙越平。

父亲坐在田坎上抽叶子烟，望着平整的水田在阳光下闪着光亮，脸上露出了笑容。

三

季节不等人，秧苗在疯长，眼看就要拔节了。清晨，秧苗上还凝结着晶莹的露珠，父亲便在秧床拔秧，他双手轻快熟练，拔起秧苗洗去根上的泥巴，用稻草捆成秧头，秧头在秧床上排成一串，拔完一厢秧床，几十个秧头绑在一起用纤担挑到田坎上，将秧头均匀抛在平整好的水田中，然后下到田中开始插秧。

水田又弯又长，父亲随手插六路秧，边插边退。他弯着腰，埋着头，眼盯着泥面，左手拿秧头，右手分秧插苗，手指捏住秧根，往泥里一按，手起秧立，动作快得看不清。窝行间距精密合适，每窝栽两三株秧苗，横看成线，竖看成行，整整齐齐。父亲是村里有名的栽秧能手，没有几人能赶得上他。

太阳依旧红朗朗的，父亲说：“火天栽秧走根快。”栽秧时间一长，脖子发酸，腰像要断，可他也不肯直身歇一口气，抹一把汗，心里催着自己快些、再快些。日头偏西，每块田插满了秧行，插完最后几窝秧苗，父亲还会在田角栽上一两个秧头，以备补植，叫做关秧门。他终于从水田中起身，扶着腰，慢慢站直，腿麻木得有些站不稳。秧苗栽植在水田中，一夜之间便会出根，随后生长出绿油油的希望来。

父亲洗去手脚上的泥巴，伴着晚霞走在回家的路上，路旁的玉米叶子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他招手：“赶快给我施肥上厢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如窗的北仓

□杨树弘

重庆的肌理是立体的。如果说解放碑是心脏，南滨路是客厅，那么北仓，更像是这座城市不经意间别在衣襟上的一枚旧针——细小，却穿透了时间。

从城市的喧嚣一个转弯，便被推入了另一重时空。这里，没有网红打卡点的张扬，那条向上攀援的斜坡步道，像是一段被拉长的慢镜头。梯坎两侧，青砖墙沉默，立着，墙面上是岁月镂刻的斑驳。高高低低的厂房，如同巨大的盲文诗篇，等待着路人用手掌去触摸60年前的暗语。

这里曾是纺织厂的仓库，一座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胃囊”。在那个年月，它吞吐着棉纱与布匹，为这座城市输送着维持体面的温暖。

如今，机器的轰鸣早已沉寂，它空了，却又满了。

北仓动人之处，在于它对痕迹的敬畏。设计师没有选择推倒重来，而是像一位高明的裱画师，小心翼翼地揭裱时间的包裹。裸露的红砖、布满锈迹的钢窗，还有那棵1972年便守在这里的黄葛树，像本厚书一样，被城市保留下来。这是一种哲学态度：承认时间的不可逆，并与之和解。

穿行其间，我发现这里的店铺，门面总是小小的，带着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有趣的是，这里的创业者，多是设计师、海归或本土艺术家。他们将工作室藏在老墙之后，将咖啡香弥散在穿堂风中。

在这里，商业不再是吞噬一切的巨兽，而是化作涓涓细流，滋养着这片老去的肌体。

这种难得的克制，证明了在欲望膨胀的都市核心，精神的高地依然可以为“仓廩实”之后的我们，提供片刻的“知礼节”。

从北仓图书馆的露台向外望，视线越过层层叠叠的青瓦屋顶，不远处便是林立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冷冽的光，那是重庆的未来；而脚下温润的青苔与木纹，是重庆的过去。

北仓，就像一根缝衣针，将这座城市的断层细细缝合。

她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城市更新，不是无情地抹去所有的褶皱，而是温柔地抚平创伤，让历史的印痕在新旧共生中，开出花来。

夕阳打在斑驳的墙面上，光影婆娑。北仓让我想起了本雅明笔下的“辩证意象”——新与旧、快与慢、喧嚣与宁静，在这里以一种看似矛盾实则和谐的方式共存着。它是一座桥，连接着工业时代的粗犷与信息时代的精致；它也是一面镜，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对“根”的渴望。当这一代年轻人在此举起咖啡杯，他们饮下的不仅是一杯饮品，更是一杯浸泡在时光里的城市乡愁。

在水泥森林里，总需要留一扇能看见过往的窗。

北仓，便是那扇窗，虚掩着……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肉食者说

□张绍琴

周末邀请独居的父亲来家吃饭，我做了一钵红烧牛肉，炒了盘豌豆腊肉，两三个时蔬清炒、白水煮。父亲坐我旁边，我招呼他：“爸爸，吃肉。”父亲点点头，夹起一坨牛肉送入口中。

八十多岁的父亲无肉不欢，爱吃各种肉，从不挑肥拣瘦，五花肉、猪头肉、大肠、心肺，什么都吃，吃得香，吃得坦荡。

幼时家贫，一年见不到几回肉，我和几个哥哥对肉、对油荤馋得紧，光顾着自己，那时没看出父亲是否喜欢吃肉。几十年后，家人们时不时还会说起我的笑话。某日，三哥煎一小块腊肉油煮了一碗面条，油星星浮在汤上，色泽红亮，像珍珠一样，一晃一晃地，非常好看，咸香醇厚的腊肉味扑鼻而来，我吵着要吃油珠珠，三哥端着碗跑出堂屋，绕着房子转圈，我在后面追，母亲笑着呵斥三哥，三哥停下脚步往面里啐了口唾沫，我这才停止了吵闹。那些年荤腥少，肉是奢侈品，吃的主要是猪肉，也只在杀年猪那天能吃个满足。

后来随着我们长大，各自参加工作，生活一天天变好，吃肉不再成问题。大哥却在48岁时被诊断出肺癌，转移到骨骼。我查资料得知癌细胞在酸性环境中更活跃、更易生长和扩散，便认为只要大哥少吃肉，生命便能延续下去。爱吃肉的大哥一下子改了口味，大嫂轮番烹调出青菜豆腐各种时蔬，却终未留住大哥。半年后，大哥永远离开了我们。如今想来，还不如让大哥多吃几口肉呢。

这些年物质生活变得越加丰富，超市里什么都有，猪牛羊肉鸡鸭鱼肉，国产的、进口的，不一而足。人们对吃这事，也前所未有地讲究起来。有人喜吃素，说是养生；有人爱吃肉，说是补充蛋白质脂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

上个月，几个朋友聚餐，席间说到吃。一个老年朋友说，适合自己的养生就是最好的养生。他爱吃肉，顿顿离不开，今年七十好几了，身体硬朗得很。另一个朋友吃素多年，身材清瘦，面色红润，说话中气十足。

钱钟书先生不好茶酒而好鱼肉，“道胜能肥何必俗”，只要适度，吃肉又何妨？吃素者“一饭一菜皆修行”，若爱吃素，那就吃素吧。人活着，还是要穿舒服的鞋，走自己的路，灵魂才能轻盈如风。

父亲夹起一块晶亮晶亮的腊肉，送进嘴里，慢慢嚼着，神情满足。八十多岁的人了，能吃能睡，没什么大毛病。他不懂什么养生，就是顺其自然地吃，安然地睡觉，踏实地活着。也许这就是适合他的养生，没准也适合你我呢。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

桑树下的低语(外一首)

□李美云

去年初夏的风
刚刚合上油菜花泛黄的书页
羞答答的桑椹就对我说
我不想被虫吃了
送给你吧
不论你把我捧在手心
还是含在口中
都是我最好的归宿
看着她一脸淡红的妩媚
我不忍心动了她的情劫
谁想到今年的这个季节
她却黑着脸转身离去
摔在地上的诀别
渗出紫色的血液
点点滴滴
都是我着墨后的泪

红了樱桃

开着和李花梨花一样的花
洁白得都一样的无瑕
风里摇曳如雪
空中醉香如奶
只是果实结得小点
小得如同乳头的红晕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含在口中
不忍咬破它的身世
只愿它在我嘴里
融化成珠圆玉润的诗句
哪怕内核是个梗
我也要让它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符号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尼山朝圣(外一首)

□李秀生

春风翻过尼山的坡
把论语的字句，吹成漫山的新绿
我踩着松软的泥土行走
追寻千年传颂的子曰

杏坛的风依旧温润
像一句轻声的教诲
落在河畔，落在枝头
落在朝圣人群的眉间

不必高声追问仁与礼
春风自有答案
花开是善，水流是智
云行是悟，风静是心
万物生长，便是最好的教化

运河之都

运河醒在四月
碧波载着天光，缓缓穿过济宁
古码头的石阶，还留着漕运的余温
春风拂过，便漾开一城烟火

船桨摇碎倒影
摇醒仲春的柳色与花香
桥拱连着桥拱
像时光搭起的长廊
几百年夯土开凿的运河
倒映着无数肩扛手凿的身影
浩浩长川，流淌着血汗风沙
悠悠白帆，满载上两岸繁花

南来北往的故事
都沉入水底，又浮出水面
郭守敬，宋礼，潘季驯，林则徐……
这些心系苍生安澜的名字
依然是这座依水而生的城市
战天斗地的脊梁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

